

紀月三北東



MG

R293

23

東北三ヶ月紀

張 膽 著



3 1763 7210 4

平津出版編輯印

東北三月紀

張 膽 著

前言

一、由北平到長春	一
二、長春一瞥	五
三、我們接收的是什麼？	八
四、蘇軍在東北	一一
五、長春記者羣	一六
六、東北空氣的瞬間緩和	二〇
七、哈爾濱五日	二三
八、小題目看大文章	三〇
九、正視東北	三六
最後報告	四一

前言

勝利以來，接收東北是中外人士一致矚目的大事，亦是政府最努力的工作。報紙上今天談東北接收的順利，明日說蘇軍撤退的消息；然而東北到底是怎樣，接收的到底是什麼？又有誰能確實知道。

最近當局好像承認了東北問題的嚴重性，甚或國際上亦認為是世界危機的焦點，那麼東北的情形究竟怎樣？

筆者以一個新聞記者的立場，今年一月隨軍空運抵達東北，所見所聞以及所遭遇的事情，都是東北以外人士不能盡知的，三個月來所嚐到的只是一片辛酸，直至現在東北局面仍然是在陰晴不定中，在這種情形下，一個新聞記者只有把內裡的真情忠實地報告給切望瞭解東北的愛國同胞。

這篇稿子是筆者由北平到長春以及在東北停留二個多月差不多三個月中的見聞的直覺，雖然文辭或者不能允分嚮給讀者，但是從頭至尾完全是一片真實。

現在筆者仍然在東北，未來的命運是怎樣？筆者是決定在這裏等待着她的演變，亦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再有好消息報告給讀者。……

東北三月紀

一 由北平到長春

隨軍空運記

天天說空運，天天沒有空運，全國人的目光集中在東北問題，許多新聞記者集中在北平天津等飛機，隨軍北上，而望眼欲穿，消息瞬間萬變，誰也不敢肯定說一句負責的話。例如：在一月二號的中午間，九四軍的第五師發言人說準三日飛長，於是新聞記者發通電，證明了這個消息的可靠，這是新聞記者的責任，但是到了二號的夜裏，第五師發表取消空運的計劃，趕赴唐山去增援。於是一羣新聞記者又趕發一通相互矛盾的電報，這不能怪新聞記者，他祇負責報道真實的消息。

當大家都以為空運絕望的時候，在五號的早晨，却有十架飛機載運着二百二十名士兵離開了北平，飛抵長春。於是新聞記者們又在搜尋這空運的線索，直到四號中午，記者才發覺住在隔壁房間的劉德溥先生就是這次空運的部隊長官。

這次空運的部隊是東北保安第二總隊，總隊長即劉德溥，在幾次會談之後，知道他是東北瀋陽人，講武堂十期，原任「偽滿」第二十六團團長，勝利後先改編暫編第一師，繼又改編暫編第六師，在九月上旬，才正式發表了現在的任務。

東北保安司令部下共有三個保安總隊，第一總隊長王景南，現隨杜聿明將軍由唐山北上，第三總隊長陳天錫，現駐唐山灤河一帶。第二總隊的編制是，三個步兵團，一個騎兵團，騎兵團由陸路北上，三個步

兵團均空運長春。現在每天空運數目約二百五十名，全部約五個星期運完。

第一批東北保安隊二百餘人由蕭營長率領，記者是隨第三批空運到長春，同行者有上海文匯報記者楊魁。

六日晚六時，我們乘汽車到南苑，由該保安總隊聯絡處招待，當夜發給我們每人一套棉軍服，皮大氅，皮鞋，皮帽，皮手套，這是去東北四部隊每個士兵的裝束，軍服青色，皮大氅草黃色，這全套衣服在北平穿著起來會出汗。同時，我們每人一條新棉被，用棉被包成一個背包，行軍的時候放在背上。由於我們行李過重，所以我們不拿槍，各自提上自己的皮箱，就這樣計算起來，也就超過了一百公斤，還有一些行李，就不得不分給弟兄們幫我攜帶了。

七日的上午五點鐘在南苑集合，天尚未明，星光稀疏，寒風凜冽，我們夾雜在弟兄們的行列里向機場出發。

這是記者隨軍生活最苦的一次，但也是最快樂的一次，苦的是，這次隨軍空運不能用正正當當的隨軍記者的名義出現，而要化裝為士兵夾在弟兄們的行列裏「走私」，且加上皮箱的重荷與背包以及服裝，還就壓的我們透不出氣來了；所快樂的是，有始以來的第一次空運東北的部隊，我們能隨大軍前進，能親自經驗，能親眼看到，親耳聽到，而且順利的到達了長春，受到東北同胞的歡迎，這是無限的快慰。

到達機場，所有的部隊分為十組，每組二十二人，排列在過磅的道上，這兒，在明亮的電燈光下，放着六組磅秤和六張辦公桌，可以同時工作，由航員紀錄，由機場職員報數。因此，不久就全部順利的磅完了，這時候已經有六點鐘了，當記者經過磅秤的時候，心裏擔心着被發現了不準走，後來再看形勢並不如此嚴重。航空員祇要每一人不超過二百二十公斤，所携物品他們是決不過問的。

這時候，十多架飛機的發動機同時發動，聲音震耳欲聾，這十多架怪物時時在黑暗中噴射出火花，紅綠

燈忽亮忽暗，使每一個人的心情更加緊張。

六點半鐘由飛行員率領登機，由於飛機的停放紊亂，我們在黑暗中在機羣中兜了好幾個圈子才找到我們應該乘的飛機。這時候天將黎明，時已七點整。

七點二十分飛機羣離開了北平南苑機場，朝霞里映着比翼而飛的機羣，雄壯奇偉。下望錦綉河山，白雪茫茫。坐在飛機里的弟兄們重返家園，均個個愉快，人人興奮。坐在記者旁的一個弟兄說：「東北淪陷的時候，我們是小孩子，偽的責任我們不能負起，但是今天改編以後重返家園，東北復興的責任確在我們。」這句話經記者與多數弟兄們談話後，他們一致的這樣想。

在前面幾位說過，該部過去是「偽滿州」軍二十六團，這「第二十六團」的武裝配備，是屬於「特等」的，每連輕機槍十二支，擲彈筒十二，每營迫擊炮二十門，狙擊槍五十支。弟兄們全是「偽滿」第三第四次徵來的兵，年齡均在二十二，三十三歲。知識水準，大學佔十分之一，中學佔十分之四，小學佔百分之五。這一支「特等」的「偽滿軍隊」在二十四號的春天，被派到山海關外塘沽一帶駐防，任務為阻止共軍進入東北。但到了六月間，他們被秘密的與胡司令宗南接洽改正投誠，跟着勝利的降臨，他們才被收編。

三小時後，飛機在長春降落，時已十時二十分。下機後唯一的感覺是機場充滿了「異國情調」，紅旗到處飄揚，盟友挺胸持槍在守衛。記者與楊君仍喬裝弟兄集中機場等候汽車來接。不到五分鐘，有由蘇聯司機開駛的汽車十輛馳來，弟兄分別上車，經過市街向集中地進發。

長春的街景在寒冷威脅下，也相當寂寞，但當我們的車輛經過時，凡是路上的行人或商店里的夥計，均奔出來搖手歡迎，高呼萬歲，其中日本人的情緒最為熱烈，而盟友則向我們行沈默的注目禮。

空運長春的東北保安第二總隊現任工業大學，該校屋宇建築為三層樓西式洋房，但室內傢具，已被搬空。

—— 4 ——
。一切燃料給養何不成問題。當記者到達該部時，適逢蘇軍參謀前來參觀，並決定派二員聯絡官駐在一起，俾便聯系，從此可知，蘇軍對這首批空運之部隊頗為關懷。

晚四點半移住東北行營。在這兒遇到了大公報呂德潤，中央社宣文傑，宗鶴年，劉作舟以及中宣部特派員潘公弼先生，久別的老友，又能在長春見面，真有說不出的愉快。

元月七日夜寫于長春

二 長春一瞥

記者隨第一次空運部隊的第三批飛機到達長春，那是七日的上午，當晚即搬入東北行營。

東北行營的地址，是過去日本人經營的「滿洲炭業株式會社」，簡稱「滿炭大樓」，這所五層樓的房子，建得富麗堂皇，內部一切設備週全。行營的工作人員祇佔着樓下辦公，其餘的都做各地來長工作人員的宿舍。因此，凡是到東北各省市去工作的人員，全以此地方為集散中心。來客們一踏進「滿炭」大樓，就首先會注意到東北軍事代表團的那張佈告，上面寫的是：「凡來長工作人員，請向本團登記，否則不負一切安全責任」。這個佈告給每一個人的心裡佈上一層恐怖的帷幕。

於是新到的人就向先來的朋友們探聽消息，在此地的老住客就會告訴你一些應該注意的事項。例如白天出門的時候，最好不要帶手錶，鋼筆，照相機。晚上一定在天黑之前回來。同時他們又會講一些例如此類的故事給你聽，這些故事的內容，會使聽的人毛骨聳然。

這重明了什麼呢？這說明了東北還在紊亂的過渡時期。這說明了東北的軍事力量還不足維持地方治安。這說明了政治還沒有走上正軌。

八日的早晨，我和上海文匯報的楊魁君同去長春最熱鬧的市中心區閒逛。由於馬車不易僱到，我們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冷荒涼的街頭，走了三里多路。當我們在路上看到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到處插滿了紅旗，這鮮豔的紅色在白霧的襯托下更覺的刺目，彷彿我們是到了莫斯科。此外到處可以看到列寧與史達林的大幅畫像，有時候也可以看到幾幅莫諾托夫的照片。當俄國英雄糾糾氣昂昂的從我們身傍走過時，我們相互對視，誰也不招呼誰。有時候一輛汽車從迎面駛來，像電流一樣的飛馳過去，我們認識那是美國的裝甲

，但是現在由蘇聯人駕駛，上面重漆了俄文。——據說蘇軍根本不承認這是美國援蘇的物資，而認為這是美國與蘇聯打敗德國給他們送的禮物。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蘇聯對新世界的觀念。——這種車子的數目很少，在全長春市也難找出二十輛，有時候看到一兩個日本人從我們身旁走過，他們再不敢以神明的子孫自居了，而卑屈的躲躲閃閃的趕路，猶如喪家之犬。

長春在「滿洲國」時代是「新京」，一切的建築都是有計劃的進行，一切的物品都是配給，但是日本人配給的是大米，中國人配給的祇是高糧面，現在看到的那些整齊的洋房，寬闊的馬路，也全是中國的勞工流血流汗挨打受餓所創造的偉蹟。我們今天光復了東北，我們首先應該感謝那些勞働的人民。

我們沿途看到許多汽車的空架子拋在道傍，汽車的發動機和車輪都被卸掉了，據說是我們的盟友做的，他所以這樣做，是爲了需要。

最後我們走到長春最熱鬧的街市四馬路，這兒現在被叫做「尙高市場」，所謂「尙高市場」也者，其實就是露天的流通市場，一群一群的買賣人手里拿着貨物向行人兜售，貨物多半是舊衣服，破皮箱，被子，大氅，主要的買主還是紅軍士兵。他們化很少的紅軍流通券，買得一隻舊皮箱，就心滿意足的走開了。有時候他們看到一件半新舊的大氅，很羨慕的看來看去，最後問問價錢，再查查自己腰包里所有的軍票，他發聲扁，搖搖頭，他買不起，他帶着遺憾的心情走開了。

街上的行人，對我們非常注意，他們帶着好奇的心情，仔細考量我們的服裝，觀察我們的行動，由於他們在十四年中，受日本帝國主義者高力的壓迫，現在他們說話還是很留意，不談政治，不發議論，鞠躬總是到九十度，而雙手放在膝蓋上，這種日本式動作很使一般人反感，然而他們已經成了習慣，就是知識份子也是如此。

長春的物價，看上去很便宜，豬肉每斤十八元，包米面每斤十二元，豆油十三元，大米每斤六元。但

是這是指「滿幣」而言。現在中國銀行掛牌，「滿幣」與法幣的比值是一比十三，照這樣計算起來，還不算便宜嗎？

我們離開了「尙高市場」，又轉到三馬路的幾家商場去看看貨物也都平常，以藥品最多，其次是衣服，再其次是化妝品，這些貨色，從我們由南方來的人眼中看來，簡直沒有一樣可取的。買主也稀少的很，其中購買力最強的是蘇聯紅軍，他們簡直看得樣樣東西都是上品，他們若有足夠的錢，我相信他們定給商場搬空了。

因為累了，我們走進一家吃茶的「銀座」，名子叫做東北大桃園，樓底下是吃茶與舞場，樓上就是妓館。當我們踏進大門，就有兩個日本「姑娘」來陪伴我們，生意很清淡，舞場里沒多少人跳，倒是樓上很熱鬧。據說在長春妓館很多，妓女都是日本女人。這些妓館常在報紙上登廣告，以招徠顧客，現在我照抄一段元月十日在光明日報上登的廣告。

「大觀樓妓館復業：本館設立由來已久茲已恢復舊業並取新的作風特邀妓女數十名如承惠顧無任歡迎。訂於十二月三十日開業，地點長春市祝町四丁目七番。」

前幾天還有一個招考妓女的廣告，上面有一句：「不管有無經驗者，均可應徵」。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今天在東北的日本女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妓女，這照中國的老法說，就是所謂「報應」！

我們應該記得，當日本兵佔領了我們的時鎮以後，牠們是怎樣的兇暴？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他們絕沒有想到八年以後，當紅軍進入東北的時候，日本人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據說，在長春有五萬多日本女人，現在我不到一個清清白白的了。

三 我們接收的是什麼？

——張嘉璈談東北——

張嘉璈先生坐鎮長春穩如磐石，當行營撤退的時候他沒有走，當共產黨在長春市內活躍的時候他也没有走，他一直住在朝陽路一〇七號那座精緻的洋房裏——這是丁超的公館。有蘇聯紅軍守衛，有聯絡官轉達中蘇間的意見。

來拜訪張嘉璈先生是飛到長春以後的第五天，上海文匯報特派員楊魁君同往。

丁公館的門口掛着中蘇兩國的國旗，當中有一塊用紅布做成的橫幅，上面用白粉寫着「慶祝蘇聯二十八週年紀念」，下面有一行俄文。我們剛踏進大門，就被一個年青的紅軍阻着去路。他穿着呢制服呢大氅，既溫暖又美觀，不像我們的士兵穿上棉軍服後就癱腫不靈了。他問我們是誰？我們不會說俄國話，祇告訴他說：「格斯伯金張」，意思是「張先生」。他明白了我們的意思，立即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哨子吹了兩聲，作為與屋子裏僕人連絡。果然，張先生的勤務兵出來了，於是我們才通過了紅軍的第一關。

丁公館這幢洋房建築的很緊湊，一進門左邊是一間小小的傳達室代衣帽間右邊是一個寬大的客廳，迎面是通到樓上去的樓梯。通道上鋪着紫紅的地毯，沙發棹椅都配備的很整齊。我們先在門口的大會客室裏給名片交給傳令兵。

在會客室裏，我們看着五個紅軍吃飯，伙食是一菜一湯，麵包盡吃，另外還有兩瓶酒，這都是由我們供給的。

一會兒傳令兵來了，給我們引到另外一個小巧的會客室去，我們在這裏又無聊的浪費了二十分鐘。由

于昨夜睡眠不足，我們幾乎睡了一覺。

最後，我們從一條狹狹的樓梯走上二樓，在一間小巧房間裏會到張嘉璈先生。

張先生是位和藹可親的長者，渾圓的面孔像十五的月亮，整個的頭部又像一座地球儀。他雖然實在的年齡有六十多歲了，但看上去最多像五十來歲。他那一天穿的是灰色西服，白襯衣，黑領帶，坐在屏風後面的沙發裏，面對着窗子。當我們進去的時候，張先生立起來與我們握手，讓我們坐在他身邊的那隻長沙發里。我們沒有用一句寒暄和客套說，我首先向張先生提出當前東北的環境問題以及我們應有的認識。請張先生指教。

張先生平素雖然「守口如瓶」，但是他今天負責檢查新聞，他對我們剛到東北的新聞記者就有解釋整個東北問題的義務，所以張先生立即滔滔不絕的講述東北的局勢。

關於檢查新聞這一點，我們住在長春的記者們頗感不滿，但是不滿又有什麼辦法呢？不准放行的電稿，行營電台是不給拍發的，就是中央社的電稿也不例外。然而令人費解的是中宣部有駐滿特派員潘公弼在此，為什麼給檢查新聞的責任要交給東北經濟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張先生說：「今天東北能够重入我們的版圖，這完全是我們八年血戰的功果，也感謝我們的盟友蘇聯紅軍給我們大力的援助。目前的東北，在蘇軍尚未全部撤退以前，還是在所謂「軍事的過渡時期」，在國軍未開到東北以前，地方治安還得依靠蘇軍來維持。所以，現在說接收，談建設尚早。」

張先生用平和的低音講話，像一個善於說故事的人那樣給問題弄得引人入勝。這時候他用肥胖白皙的短指點着沙發的椅背說：

「你看！我們的盟邦蘇聯，和我的關係是怎樣的密切。從西伯利亞的接壤，到海參威。再下來是朝鮮的北部，在渤海右旅順海港，在西方有蒙古。如此的形勢看來，東北就與蘇聯成了不解之緣。因此，我們

「必須與蘇聯友好。」

張先生愈說愈慢，愈引導的人注意，最後他略高點聲音說：「日本十四年的建設，如今天是一遍空白，我們沒有什麼好接收的？唯一接收的對象就是人民和土地。我們要從頭做起。因此，我希望這次派到東北來的人，都要有這種認識。都要有犧牲的精神。所謂犧牲，不是送死，而是下定決心在東北幹五十年的人：不是做官，而是做事。決不允許再有像華北華中一帶接收時紊亂的現象在東北出現」。張先生的話到此告一段落。我接着問共軍在東北的活動。張先生略加考慮後說：「有人說共產黨在活動，我却沒有看見一個共產黨。」

這時候文匯報楊魁君問當蘇軍撤退後，會不會國共在東北發生衝突？張主任很肯定的說：「東北不容許再動干戈，否則就成了民族的罪人」。

談到此地，我們給帶來的電稿請張先生批閱，他看了全文後，在上面批了一個「熾」字，這表示施行。我們很滿足的離開來了這位六十高齡的長者。走出大門的時候，我對楊魁君說：

「我很愉快，我們今天見的張先生，沒有一點大官兒的習氣，我們彷彿聽我們的長輩說了一段有趣而動人的故事。」楊君也頗有同感。

元月十五日寄自長春

四 蘇軍在東北

——長春一日——

。在「張嘉璈談東北」的那篇通訊發出了以後，我才想起了一件事，就是在文章的於後忘記了寫「文責自負」四個字。因為這篇文章未經張先生自己審閱。這個意思並非我推卸責任，而是文章裏面有許多引號是指張先生自己說出的，今天他的使命重大，一言一行都有關係，假使那篇談話我曲解了意思，當然罪過在我，與張先生無關。然而，我對讀者是忠實的，是負責的。

在正文未寫之前，我先得解釋一句，所謂「長春一日」，並非在一天裏所發生的事情，而是自我一月七日到達長春以後，許多天當中的見聞的綜合，因為這些材料非常瑣碎，所以才假借這麼一日來給它匯串起來。同時故事也很平凡，正因為有許多不平凡的故事，是從平凡裏發現的，所以我給它記錄下來。

長春的氣候，在冬天，除了落雪的日子，總是晴空一碧萬里無雲的好天氣。我說的這一天也並不例外，雪景反映着太陽光，閃耀刺目，冷風撲來，寒氣逼人。我在行營門口僱了一輛馬車，同車的有某省接收委員，東北人，有這個機會，我就和他談談，談話的內容也不是什麼重要問題，但是却引起馬車夫의 注意。他給馬趕的很慢，並且側過身來私聽，於是我們立刻閉嘴。因為我記起了前天有一位朋友告訴我的話：『馬車夫都在注意乘客的談話，倒晚上好供給情報』。至於他報告給誰，那位朋友拒加說明。

這時候車子又走的很快了，車輓在落滿雪的馬路上像在玻璃板上行走一樣，速度相當快，馬蹄子敲着有韻律的小鼓，頗有詩意。在這時候我低聲的給那位朋友的話講給同行者聽，他很生氣。確巧車快這時候又給車子放慢了，更聚精會神的聽我們談話。這位同車的火了，於是大聲的問：

「你聽什麼？」

車往滿臉笑央央的回答說：

「我聽煙佬是本國人，我想煙佬是到行營謀差事的罷？」

這種回答，弄的那位先生哭笑不得的，好的，車子就到了市政府門前了。

長春市府就靠近「紅軍廣場」，大門口一邊掛國旗，一邊掛蘇聯國旗。上有史達林委員長的肖像，再向上看，才是孫經理的遺像。這座房子建築的富麗堂皇，可容辦公人員一千左右。

趙君遇市長是長春最忙的一個人，據他說在許多事情中，最棘手的事是煤，因為附近出煤的地方控制在共軍手里，他們雖許可市府去取，但運輸成問題，現在多靠牛車。而長春需要超過運輸量若干倍，市長正謀對策。

趙君遇原來是湖南衡陽市長，為人精明強幹，能吃苦耐勞，他給長春市治理得有條不紊。假使以後環境轉好，我相信他會是一個地方的理想的市長。

從市府出來，在門口碰到了別後兩年的宣文傑，他是中央社的攝影記者，他比我到的早。他第一句話說：「你胖了！」我摸摸臉，的却胖了點。

「到此地以後才胖的，」我笑了笑，同時問他：「你可胖多了？」

「比在重慶增加十五磅。」他用上海官話說：「你想，在這兒的人，每天吃飯，睡覺，玩兒，無工作可做，等着接收，怎麼不胖呢？」

因為我們各人都有事！就匆匆的分開了。

在紅軍廣場兜了兩個圈子，這兒插滿了紅色的旗幟，掛滿了史達林，列寧，莫諾尼夫的照片。場子的當中是一個空軍紀念塔，高入雲霄，塔尖有一架銅質的飛機模型，大小與真的戰鬥機同。

紅軍廣場這塊地方，是長春市區的中心點，從這一點出發，寬闊的馬路像蛛網一樣的分佈出去。我在那兒徘徊了很久，我不能選擇那一條道路。同時，在我耳朵裏迴想起一句話，那就是張公權先生昨天在晚餐席上對我們說的：『你們要在東北工作，首先要研究東北過去的歷史』。

我信步向「尙高市場」走去，那兒人多，熱鬧。沿馬路擺滿了小攤子，街當中是兜售舊貨的小販。他們的買主，多半是紅軍。所賣的東西有皮箱，衣服，料子，皮鞋，毯子，靴子……各式各樣的都有。小販子全是中國人，他們用洋涇濱的俄語和紅軍討價還價，拖來拉去。一般說來，他們獲利很高，但也有倒囊的罐上吃醉了酒的紅軍，東西被拿去了，還吃一頓毒打。

在這些舊貨中最受歡迎的就是手表。蘇聯近年來爲了建設重工業，給輕工業都停頓了，蘇聯人在本國，就是有钱也買不到錶。所以這次他們到東北來，看見什麼都是好的。于是只要看到一個賣錶的販子，他們就會圍上一大羣去爭着放在耳朵上去聽，彷彿鄉下人第一次看西洋景似的。

這些紅軍弟兄們也很可愛，他們的年紀在十九到二十二三歲之間，都是久經戰場的戰士，有些弟兄們的胸口還佩着列寧或史太林勳章。在表面看起來，他們比美國兵嚴肅，因此，有些人見了就怕他們，其實和他們相處常了，也會覺的他們與美國兵同樣的活潑。何況我們要同蘇聯做朋友，若是懷着懼怕的心理疏遠他們，就根本錯了。

我從擁擠喧吵的人羣中走了出來，在大馬路三馬路兜了一個圈子。

長春的市區馬路，像中國字的「卅」，橫的一條叫大馬路，直的六條叫一，二，三，四，五，六，馬路。街道不十分寬，房屋的建築也不十分整齊，營業的商店以飯館子與西藥鋪最多，其次是照像館與百貨店，再其次是五金電料行。最大的一家飯館子在六馬路大馬路口，名叫松竹梅，魚翅海參席都有，全席最高價格是二千四百元僑滿幣，合法幣三萬一千餘元。百貨商店與五家商場的內容都空洞得很。到是五金電

料行的貨物平常，各種電器材料都有，且較京津一帶便宜得多，可見日本人對電氣之使用相當普遍。

這是商業區，在商業區的週圍，是住宅區，祇層層地蓋滿了小巧玲瓏的二層樓建築物，非常適于一個小家庭居住。在住宅區的外圍，便是公署區域了，一座一座四五層的大建築物，都富麗堂皇，而且每座與每座之間都有一個廣場，這是適合戰時要求的。在這個區域內的馬路，比上海南京的馬路寬三倍，路中有兩排很整齊的樹，可惜現在是冬天，如果春天到了，這些畢直平坦的柏油馬路一定相當的漂亮。更可惜的是，那些大樓現在都空有其表了，內部很考究的設備，都被友邦以戰利品的名義帶走了！

三點鐘的時候，在街上碰到了上海文匯報的特派員楊魁兄，他正在出神的看一張廣告，那上面寫着：「新亞商工傢俱部，定做各種椅椅床具，並備有現成棺材出售」。我們兩個人都笑了。但同時，在另一張廣告上，看到：「東北大桃園開幕，備有舞女數十人，以新的作風招待顧客，並可隨時住宿」。

我們被好奇心吸引，兩個人叫了一輛馬車到大桃園去，所謂大桃園也者，原來是一個咖啡茶座，帶跳舞兼妓館的組合。那些日本女人也就身兼茶房，舞女，妓女三重職。她們有的穿西服，有的穿中國旗袍。音樂是用留聲機經過擴大器放送出來的，老是那幾個單調的片子，令人作嘔。當我們坐下以後，就有兩個姑娘來坐在身邊。回想七年前我由重慶到南京採訪新聞時候的心情，那時候坐在日本咖啡館裏，早提心吊膽的，但是現在，我純以戰勝國的姿態出現了。

楊魁兄會說幾句日本話，經過他的翻譯，我知道坐在我身邊的那個姑娘叫「歌扇」，她原來是關東軍中的太太，會說幾句英文和俄文。但是紅軍來了以後，家給毀了，丈夫被捉到蘇聯去做苦工，她祇好來做妓女。這種現象，在某處隨處可見，長春更有一百家以上的這種咖啡館和妓院。今天日本人唯一生活的保障，也就是用自己的女人資進來做資本。這是「神明的子孫」在半年前未曾想到的末路。就這樣子，他們還不願回國。

四點半鐘了，我們趕快乘馬車回去，因為晚上行走還是危險的。因此，我們說、從早上八點鐘到下午五點，是友好時間。

一月三十日夜長春

五 長春記者群

集中在長春的新聞記者，共有七個人，他們代表五個單位。那就是說，中央社佔了三個，劉作舟爲首，其次有宗鶴年，宣文傑。另外是大公報的呂德潤，和平日報的嚴鳳章，上海文匯報的楊魁和我——我是代表大剛報的。

我們七個人都住在「滿炭大樓」，中央社劉與宗住二一八號，呂德潤與宣文傑住二二三號，我與楊魁是七號隨空運部隊來的，比他們到得遲，住在四樓四二一號，這原來是一個大通間，我們化了不少的力氣，才給它隔一個小小的精緻的寢室，嚴鳳章是從瀋陽趕來的，獨住在三〇七號。我們這七個人，差不多每天都在一齊，總是談笑尋樂，相互打趣。由於這幾個人，在八年中奔走四方，也實在像一個久在戰地的老兵，厭戰了。在煩悶的心情下，談話的主題常常是女人，有時候談別人的愛人，有時敘述往日的回憶，有時候索性赤裸裸的談性的問題，其實也未必「內行」，最後會因爭執到你一拳，我一拳的打成一團。等他們打完了，說不定另外幾個人又在討論起「國家大事」，各人發揮意見，各有見解不同，最後又訴諸武力，最後散場了，大家跑回自己的房間去寫通訊，翻電報，忙得不可開交。

大公報的呂德潤，自印緬作戰以來，他的名子在內地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沒有見過他的人，總以爲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紳士吧，其實他和我同年，屬馬的，過了舊歷年才二十九歲。河北人，尙未結婚。據他說：「我見了女人就說不出話來了，我的通訊寫得好，但是給女朋友寫信的時候，就呆笨了，像發電報似的，又短又硬」。但是他很會早點結婚，據說徐大哥徐意恩給自己的妹妹介紹給他，在北平又有子崗大姐幫忙，他還是一句話說不出來，所以我批評他，「在工作上，是個英雄，而在戀愛上，是個窮

龍

呂德潤說話有點口吃，個子不高，但身體很壯。力量也大，據說他在美國兵艦上與美國競賽舉重，竟打倒了美國人，所以他在我們七個當中，自稱第一條好漢。他的臉長得很好看，可惜有兩個缺陷，一是左眉上成十字形的留着一條疤痕。一是門牙有兩粒支出了唇外。反正這不會影響到他的大名。使我是一個女孩子，絕不會因此減低對他的愛惜。

呂德潤到東北較早，因此許多人他都熟習，再加上大公報這塊金字招牌，他到處吃香的。

宣文傑是我們這群記者最小的一個，而且他的職務是拍照片，所以對誰都不發生衝突。他是趣味的中心，他最拿手的傑作，是他不懂俄文也不懂日文，但是他憑了手勢和噱頭咕嚕，能夠和俄國人與日本人談心。他祇要一表演，我們就會笑破了肚子。但是他笑笑。因此大家叫他「寶貝」。

宣文傑的攝影技術很高明，在長春有許多人找他指教，那些人都到這兒以後才玩照像機的，而且風氣很盛，現在一架「康泰克司」要合國幣十五萬，一架「來卡」要合國幣十三萬。由於他們都是生手，所以小宣兒成了老師。

小宣非常注重營養，他吃東西都是爲了營養才吃，所以他給雞蛋，魚肉都看成補充營養的藥品。據他自己說，到東北來以後，已經增加了二十磅的體重。他原來就白白又壯，現在更又紅又嫩了，難怪在舞廳裏被白俄的姑娘抱着來了一個「KISS」。

文匯報的記者楊魁，他雖正式參加新聞記者的生活不久，但是他的緬甸隨軍通訊，已經膾炙人口，文筆輕鬆動人。尤其在反攻時他寫的「桂北烽火線上」，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他早期隨軍，是做英文翻譯，但是到東北來了以後，會英文的人無用武之地。

楊魁簡直爲愛情作了魔，他在北平等飛機的時候，認識了一位李小姐，名蘇芳，這位小姐我在北平會

經見過，實在是一位可愛的姑娘。記得我們決定出發的那一天，她是怎樣的情意綿綿，依依不捨，直送我們到南苑機場，最後才含着兩眶眼淚，一肚子辛酸，與天津益世報駐北平記者冰兄同車進城。從此一點觀察，可知楊魁與小李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了。

到長春以後，他無時不在想念着她，差不多每天給她寫信，情書寫得滿好，又長又香艷。我很恨他，因為我與他住在一間房子里，寫文章就坐在一張桌子上，合用一盞電燈，他如此多情，這簡直對我是一個嚴重威脅，所以我恨他。因此，他答應我給她寫信的時候，允許我也寫一封信給她，我也樂於接受這個意見，這樣總算「過癮」。

我還有一件事也恨他，他是瀋陽的人，十多年沒見家鄉土，這次到了長春，他真萬分高興，他見到人就認「老鄉」，弄得我這個江南人孤獨的要命。於是我也找「老鄉」的路子，最後在大馬路一家上海醬園，發現了老閩是寧波人，寧波雖然是浙省的地方，好的與江蘇相距不遠，他們東九省全是老鄉，為什麼我們江浙不能稱老鄉呢？

最後我還得說一句，楊魁長得很漂亮。

中央社的宗鶴年也是一位很有趣的人物，他和楊魁是「情敵」，所以他們一見面就鬧「醋海風波」，有時候你罵我「混蛋」，我罵你「混蛋」，最後兩個「混蛋」打成一團，滾做一堆。照力氣說小楊是第二條好漢，小宗是第三條好漢，但是他們不能學着呂德潤在地板上翻筋斗，舉大頂，所以永遠沒有做第一條好漢的希望。

小宗長的面圓圓的，稍微現得胖，他是劉作舟的左右手，所以我們叫他宗副官。他走起路來，兩條腿活像「晨巾之光」里的卓別林。他也是受「無妻徒刑」的一個，可是他放在心里並不掛在嘴上。

現在我要寫和平日報的嚴鳳章，他雖然和我同樣年紀，但有些地方彷彿比我們老成，我記得他第一天

從瀋陽趕到長春，當天就和我們設計籌辦報的事情，有主見，有理想。結果七拉八扯，弄得最後毫無結果。真所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因為我們各代表一個報館，誰也不肯犧牲本位工作。

嚴鳳章因為上一次來長春凍壞了腳，所以他現在買了一雙又大又重的長統靴，就是在室內也還穿著。在記者群中，他是常常單獨活動的一個人，我簡直沒有機會和他正經的談過一次話。

最後壓台戲因該寫我們的劉大哥，他是中央社長春分社的負責人，到底年紀大點，比我們老成的多。但有時候也還和我在一齊打呀，鬧呀，笑呀，我們公推他做我們的國長。

至於我——張膽，大剛報的記者，——雖然在八年中跑過戰地，到過敵後，去過西北，到如今祇是一個庸俗而平凡的記者。

一九四六，一，一七，夜於長春行營

六 東北空氣的瞬間緩和

——蔣夫人蒞長花絮——

蔣夫人此次來長，是代表中國國民政府及蔣主席。其使命有二，一爲慰勞東北蘇軍，一爲安撫東北民衆。蔣夫人蒞長三月，已十全十美的完成了光榮的使命，載譽而歸。

夫人在長發表演說四次，其中以公會堂群衆大會講演最精采動人，以參加蘇軍招待晚會演講最爲深刻。前者安定了東北人心，後者使中蘇友好更加密切。

夫人於二十四日上午參觀紅軍軍營時，對蘇聯徵兵制度，以及復員工作，極爲注意。夫人讓蔣經國詢問蘇軍講演說：「問他們，蘇聯紅軍復員時怎麼辦？現在各國復員都成問題，我們應該注意」。後從蘇軍特羅會科中將答覆說：「紅軍的復員，是到各人原來的崗位去，如一個人，在戰爭中，學會了新的技術，他可以請求另調新的工作」。蔣夫人又問：「他們出當兵，家裏怎麼生活，特中將答：「家屬可以得到政府優待，同時可以取得原機關應發的工資」。夫人頻頻點頭。

夫人的翻譯原來準備兩位，但未用上，全部翻譯工作全被蔣經國一個人包辦了。蔣經國的俄文說得異常流利，所以他最忙，喉嚨都沙了，趙君邁市長也在忙，在會場中，祇見他東奔西跑，同時也忙壞了在長春的新聞記者，他們這一次五個集會都參加了。因此，也忙壞了電台。據說，於官電重要，記者們的新聞

電就被壓下了，真氣死了我們！

隨夫人同來的人，有周至柔，董顯光，張竊貞，孔二小姐與黃仁霖，二小姐常與黃仁霖在一齊，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觀衆極爲注意，且二小姐穿男服，剪短髮，不知其大名者，均以爲她是個白面書生。

夫人在長三日中，衣服各異。第一日下飛機，穿貂皮大衣，戴高大之貂皮帽，內穿黑色旗袍，鑲紅花邊，長至脚面。第二日出席授勳典禮時，穿黑絨禮服，胸佩勳章，在室外頭戴紅色網巾。第三日出席羣衆大會時，頭戴貂皮帽。穿海泊絨大衣，下午出席市民代表茶會時，穿黑色鑲紫色花邊旗袍，着露指的黑漆皮高跟鞋，麻紗襪。晚間參加蘇軍晚會時，穿特紫色旗袍，短狐皮大衣。

蘇軍招待的晚會，會場佈置得富麗堂皇，室內高懸總理與奕座的畫像，中蘇兩國國旗，相互交叉。並且，寫着「朋友們！歡迎你們光臨」，以及「讓中蘇友好日益鞏固起來吧」的標語。筵席上，佳餚美酒，水菓糖食。極爲豐富。每次主席特羅會科起立，均爲祝中蘇友好，祝史達林元帥，祝蔣主席健康，於是奏樂，於是「乾杯」，於是「黑拉少」，「頂好」之聲四起，碰杯再碰杯，叮噠之聲滿室。

夫人在蘇軍歡宴晚會上的演講中，最精彩的句子爲：「剛才特羅會科將軍說，他可惜不會說中國話，無法與我交談，但是，我們知道，有許多事是要用言語表達的，但又有許多事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大鼓掌。「記得當中國抗戰剛剛開始的時候，中國需要飛機。那時候本人擔任航委會理事長，我認識得很清楚，那時蘇聯政府不但拿飛機來幫忙，日用俄國駕駛員來幫忙，這件事中國人民是不會忘掉的」。大鼓掌。

中蘇兩國是用仁義，道德來做朋友。不像過去日本法西斯蒂做朋友是用侵略的野心與陰謀來欺騙朋友」。大鼓掌。「日本人說合作，只管自己，不管他人。我們的合作，是兩國的人民相親，相愛，相敬的，文化的，經濟的澈底合作」。大鼓掌。「這次在盟軍並肩作戰的時候，蘇軍的血流在中國土地上，這樣，中蘇兩國的感情，更加密切」。長時間鼓掌。最後夫人說：「蘇聯婦女在平時，在戰時，在家庭，在戰場，都有很大的供獻，我代表中國婦女……乾杯……」。

夫人在羣衆大會席上的演講，東北人最受感動。她說：「不分什麼你們我們，今天大家是一家」。祇這一句話，比派個宣慰大使有力百倍。同時夫人對東北貧民生活極為重視，當場宣佈：「善後總署已經在給你們想辦法了，同時，本人回到重慶以後，一定發動一個募捐，送一批錢來救濟難民」。東北人民，對此具體的允諾，無不感激涕零。

各地來長歡迎夫人的婦女代表，以哈爾濱代表最爲活躍。她們來長最早，住在行營大樓二一七號大會議室內。她們和新聞記者也弄得最熟習。率領她們來的團長孔婉書女士，是哈爾濱的一位女子學校校長，團員多爲她的弟子。她是最受愛戴的婦女代表之一，二十四日下午的茶會，由她做主席。

在發言時，好幾位婦女都說：「本人代表東北婦女」。這一點令人廢解，你也代表東北婦女，他也代表東北婦女，請問到底誰是真正的代表？

在多次中蘇人士友好的集會中，記者們沒有聽到談及蘇軍撤退問題。是否一定要等到二月一號，是未可知。

七 哈爾濱五日

爲了蔣夫人到長春這條新聞，記者們等待了半個多月，因此，蔣夫人離開了長春，記者們也就是散。我與上海文匯報的記者楊慰君集伙去哈爾濱，目的在隨合江省府到佳木斯去看看那邊接收的情形。

二十七日，行營秘書齊作人、哈爾濱，他是代表政府去給予蘇軍的慰勞品和頒發勳章的。他要了一輛專車，同行的有哈爾濱市五位婦女代表，以及松江省秘書長洪鈞與哈市秘書長曹鍾麟，所以途中並不寂寞。

哈長線全長二百四十二公里，相當於南京到無錫的里程。我們是上午十點開車，下午五時到達。車行速度不能算快，這因爲缺乏燃料，據說現在是用豆餅或是大豆做代用品的。車箱里有暖氣，又有蘇軍派兵守衛，所以既安全又舒適。

到哈爾濱住榮屋旅館，楊市長綽菴及全體工作同仁都住在這里，他們每天早上八點鐘吃了早飯去辦公，直到下午五點鐘回來吃晚飯。以後的時間，爲了安全起見，就足不出戶了。因此，同仁們都有點鬱悶。榮屋旅館在「八一五」以前，原是日本人開的，現在由蘇聯人收買了。老板是一個瘦小的人，但是他的太太又肥胖又高大，還有一個十分好看的女兒，他們三個人輪流掌櫃。食堂里用的侍者是俄籍女人，做事週到和靚，不像內地飯館子里的女茶房，祇是做花瓶。另外還有幾個日本下女，專門打掃房間，像牛馬似的從朝至暮在勞動。爲了保障市府同仁的安全，蘇方派了兩名土兵守衛，我們也有警察站崗。

榮屋旅館的伙食是俄式大菜，初吃還可以，三天以後，就有點膩了。中國人到底還是適於吃中國飯。早飯是一個菜，不是牛肉餅就是羊肉，加一點土豆子，另外是一盤面包，一碟蜂蜜，一小塊牛油，一杯咖

啡或牛奶。五點鐘的一餐是一菜一湯，一份甜點心和面包紅茶。晚上還有一頓宵夜，在九點鐘。多半是一份點心，或是一盆炒飯。就這樣的伙食費，每人每天一百五十元。

市政府距榮星旅館二十丈遠，那是一座頗宏大的三層樓房，里面有六個辦公室，十多間，另外有一個可以容納一千人的大禮堂。像這樣的房子，在哈爾濱到處可見。由於市府各局集中在一起辦公，這麼大的一所房子，還有人滿之患，簡直像交易所或百貨商場。

市長楊綽菴先生從前是重慶市政府的秘書長，為人能幹廉潔，最大的特點，就是性情的達觀。對一切都充滿了希望，其次是不擺官架子，處事迅速。他本月份，和全體同仁一樣的，領薪金一千五百元。他吃和住都和我們在一齊。他常常一個人在街上走路，不帶一個隨從。

楊市長中等身材，白白胖胖的，戴金邊眼鏡，穿藏青中山裝制服。他最引以為榮的，是自己由錄事，科員，科長，秘書長一步一步升起來的。由於他在重慶的時間長，朋友多，所以他較比其他幾個省市的主席得到更多的便利。楊市長曾經留學美國，所以他提倡中國的女人都要打扮得花枝招展，中國的小孩子都要活潑潑，中國人都要過像人的生活。關於這一點，最近引起報紙對他的批評。大家以為，要民生得到幸福，必先要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在以上兩點未做到之前，空談民生幸福，是給問題本末倒置，是幻想，是空談。

哈爾濱有三家報紙，北光，哈爾濱公報和哈爾濱日報。前面的一個是四開版，後面的二個是八開版。儘管版面不同，而內容多相類似。新聞來源有塔斯社，中央社和中華社的電稿，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消息甚為注意。標題都過於偏激，不够客觀。這三家報紙，以北光銷路最好，日印二萬份左右。但紙荒日漸嚴重，如不設法恢復造紙工業，這對東北文化的發展，將是一個妨礙。除了報紙以外，還有文化青年，怒潮以及其他名子的定期刊物。這些報紙和刊物，沒有一個是政府經營的。他們都是「八一五」以後得到蘇軍的

允許才創辦的，主要的負責人多半是共產黨員。因此，可以說，今天哈爾濱的文化運動是掌握在共產黨的手里。

市府也注意到這一點，已經成立了文化指導委員會，由陳紀濤與聶士鏡分任正副主任委員，計劃出報辦刊物，但何時發行，還沒有具體的辦法。

哈爾濱是一個很美麗的城市，一切的建築物都仿照露西亞的，所以有東方莫斯科之稱。蘇聯人，日本人，中國人混居在一起，所以哈爾濱的一般居民，差不多的都會講三種語言。但是在日本統制的十四年中，露西亞文化與中國文化都被排斥，學校里以日語爲「國語」。這時東北青年的思想種毒很深。因此，我們在東北接觸的青年朋友們，他們都畏首畏尾，自卑自賤。二十歲的小伙子，頭髮鬍鬚森森的，像囚徒，這是因爲理髮太貴。面黃肌瘦，面容呆板，這是營養不良。見面時鞠躬到地，祇「是」「是」「不」「否」，一付奴才像，這是精神壓力所致。我們真百分之百的同情他們，再三向他們聲明，「我們是一家人，不分彼此」。他們還是感覺不安。

哈爾濱到長春去歡迎蔣夫人的代表團副團長郭露雲女士，她是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的總務部副部長，到哈市後，她邀我們去看看他們的會長李兆麟，事先她告訴我們李會長是共產黨員，這更引起我們的好奇心。其實，共產黨員我看過很多了，所以引起好奇的，是在東北這個角落裡還是初次。於是我們答應了。李兆麟是東北遼寧人，坦白，熱情，真誠。身材魁偉，禿頂，穿中山服，像一個中年紳士，抽煙，口才很好。他說他「九一八」以後，他在北平中國大學讀完了政治經濟系，就參加了游擊組織工作，從一九三三年開始發動，起初只八個人，十年以後，他現在是統率東北抗日民軍二十多萬人的領袖了。他曾經得到蘇聯紅旗勳章，他在工作的時候化名叫張海鏡。

李兆麟在哈爾濱很活躍，他時常去拜訪楊市長與關主席，討論目前中國的局勢。這種和洽的現象，除

了重慶以外，大概就要數哈爾濱了罷？我們臨別的時候，曾經要求他，在可能的範圍內，讓我去參觀現在由他的隊伍佔據着的城市。他很同意，並且希望我們新聞界的朋友去參觀。可惜我們在哈爾濱不能久留，只好以移有機會再說罷！

三十一日的上午，我與楊君冒着哈爾濱零下二十度的嚴寒，坐了馬車去拜訪合江省與黑龍江省的主席。這兩省都是奉命去接收的，但是到了哈爾濱以後，就不能前進了！於是兩個省府的全班人馬，暫住在哈爾濱廣德小學校里。合江省佔二樓，黑龍江省佔二樓，委員們像難民似的睡在用課桌拼攏來的牀上，每天簡單的吃兩餐飯，這種生活與住在行營者說來差的多多，若與平津淪陷的接收大員們相較，更是天地之別！但是，他們並不悲觀，他們還經常和蘇方要求接收，並且時時準備接收。據說，蘇方的答覆是那邊情況不明，得詳細打探明白，以後通知。

黑龍江省主席韓俊傑氏，是吉林株餘人，五十二歲。矮矮的個子，四方臉，留着小鬍子，頭髮禿的很厲害。穿一身棉布做的棉中山服，像一位私塾裏教古書的先生。他從前是監察院的監察委員，那時候他可以在監察的地位去指導別人，教訓別人或是彈劾別人，如今他是省主席，他也感覺到實地工作的不易了。譬如，黑龍江省的委員還有好幾個在重慶，直到今天無法趕到。譬如，他那個遼遠的省份所領得的經費亦與其他在交通便利的省份相同，他覺得這不合理。合江省的主席吳瀾濤氏的觀點大致與韓氏相近。

據韓主席說，「省府所領得的經費共四百萬元，恐怕不到接任的時候，就要化光了。就是接收了以後。經濟還是沒有來源，因為田賦政府有令豁免，捐稅要重新整理，收入就沒有來源。政府要我去接收。是去施行德政。東北的老百姓十四年來太苦了，我們要給中央政府的威信建立起來，我們就要用錢在老百姓身上怎能從老百姓身上取錢呢？所以這種困難很大。」

說這句話的時候，楊市長也在座，他雖然是達觀的，從不在困難時低頭，但是他當時也嘆息了一聲說

：「拿哈爾濱做例子，當時接收的時候，我沒有帶一枝槍，也沒有顧慮到危險，政府要我來，我就來了。那時候銀行不來，各接收委員不來。現在局面好些了，他們來了。最有趣的是管理經濟的，收入他都存進了國庫，交出他概不負責！我也是政府的地方機構，但是他「不給我的錢！」」

合江省的主席吳瀚濤氏，過去與韓主席同事，個子比韓主席高，長長的臉，有點碎麻子。我總覺得他比韓主席會做官。

由廣德小學回到榮屋旅館已經三點多了，推進二號房間，看見有兩位陌生的小姐坐著在，經詢問以後，才知道是兩位小學教師來找陳紀濤先生的，當時陳先生不在，於是我就請她們告訴我哈爾濱市民的一般生活情況，據她們說自「八一五」日本天皇廣播接受波次坦無條件投降以後，哈市人民就盼望着中央軍的到來，于是人民連夜的趕製國旗，街頭擠滿了人羣。溫小姐說，她興奮的三天吃不下飯去。可是等到十九日的早晨，隊伍開來了，但不是中央軍，而是蘇聯軍。蘇軍開到了哈爾濱，人民也同樣的歡迎，可是總比不了自己軍隊來到那樣親切。

至於談到現在的日本人，她們告訴我，固然破產的很多，但迄今仍住在洋房裏過優越生活的人還不少。在談話中，日本人還不服輸，有的人說「二十年以後再見」。同時，他們曾經毒害過中國人，私自招開集會，這些問題，我會向楊市長提出，叩詢有無具體的辦法，據楊市長回答，正在計劃中。由于許多大問題尚未解決，這個問題只有緩辦。然而照我看來，這個問題並不算小。假使處理的不好，或是延遲，可能還有幾個壞的影響，比如：第一，會引起人心的不平，日本十四年中待中國人太慘酷了，如今既已戰敗，還能生活裕如。相反的，我們的同胞還在飢餓線上掙扎，這顯然的不平，會引起怎樣的後果？第二，日本人反華的情緒，還很濃厚，據說關東軍有一部武力隱藏在山中。假使法西斯的餘毒不能澈底肅清，後患也難根絕。

哈爾濱現在的物價，較比「八一五」祇漲了二倍，但是許多薪水階級的都在叫苦了。以目前物價計算，一個四口人的家庭，每月最低生活維持費在二千五百元，但收入祇能達到一千五百元，不夠之數，祇好用賣東西得來的錢補足，等東西賣完了，也只好挨餓了。

舊曆年關，哈爾濱的街頭出現了許多賣年貨的攤販，吃的有雞鴨魚蝦，應景的火炮神像以及洋畫片，這些東西十四年來在日本統治下是看不見的，買不到的，現在可以自由買賣了，但是人民窮了，貨物雖多，購買力還是弱的很。我在舊曆年二十九日到一家大食品公司里去，假使在上海或是重慶，這樣的食品公司一定踴躍得水洩不通，鈔票飛舞，但在此地，只冷清清的一個顧客，他們計算着自己口袋里的錢，選適他們最需要的東西。

購買力最強的還算蘇聯人，他們拋出紅軍票，收進物資。他們住最大，最好，也最有名的馬迭爾飯店，逛跳舞場。那些當「九一八」時候向日本獻媚的白俄，曾經舉起「打倒史達林」旗子在哈爾濱遊行過，現在他們又在歡迎紅軍將士了。那些會與日本軍閥做情婦的白俄姑娘，現在又向紅軍懷裏取得面包，同時也向中央去的人頻送秋波。她們居然也迷醉了不少久經戰爭的紅軍，情殺案時常發生。據說，有一次在一個舞廳里，兩個紅軍愛上了同一個白俄姑娘，結果爭風吃醋，兩個人同時開槍，同時倒下。但槍聲尤在耳，屍體未遺去，那位白俄姑娘已經和另外一位紅軍在婆娑跳舞了。

這些紅軍英雄在消滅法西斯的戰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績，有許多士兵都佩着紅軍勳章。可是戰爭使他們失去了人性。有少數可愛的青年，就在一時放浪與隨便的行爲下，傷失了生命！

二十一日早晨，我們去拜訪松江省主席關吉玉氏，他是中國有名的財政專家之一，但是他對東北問題的觀點，認為癥結是在軍事。他坐在省府辦公室裏處理一切問題，生活簡單樸素，他雖然戴着一付黑邊眼鏡，但眼睛的斜視毛病還是看得出，他對雙城未能順利的接收，頗感不滿。

在哈爾濱住了五天，最快樂的一天是在二月一日的下午，那是舊曆除夕，市府放假半天，哈市由婦女代表孫小姐與王小姐陪同我們去松花江畔散步的可惜松花江正在結冰期，除了看到在水上滑行的爬犁以外，只是一遍冰天雪地，當天夜裏楊作人先生通知我們二號回長春，我們在舊曆的太年初一，就踏上了歸程！

八 小題目看大文章

——吉林省九台縣兩次接收經過——

九台在長春東北角，距離一百二十華里，是吉長鐵路的中心點。在「九一八」以前，原是一個集鎮，「偽滿」時代，吉林被分成四省，即偽三江省，偽牡丹江省，偽間島省，偽吉林省。於是九台也跟着改縣。「八一五」光復後，政府給東北劃為九省，現在的吉林省就是「偽滿」時代的偽吉林省與偽間島省的合併。

九台是一等縣，人口統計在四十五萬以上，土地肥沃，出產豐富，據九台商會負責人談，農作物一年豐收，五年無慮。此外，在縣城東十五里營城子地方，有隆吉煤礦，產量雖不多，但煤質甚佳。長春市的燃料，多半靠此地供應。

吉林省政府算是接收了，但是全部人員還住在行營，據王代主席寧華對我說，這是臨時住，以後省府所在地要移到永吉的，這個意思已經呈請到中央去了。是否批准，什麼時候批准？現在不知道！

吉林省直轄長春與永吉兩市和二十縣，省府自從去年雙十節隨行營到長春以後，至本年二月十二日止，僅僅接收了長春市與長春縣，其中還有一次沒有接收成的接收，那就是二月二十九第一次接收下九台，當天就退回來了。

我在此地應該聲明，凡本文所用的「接收」二字，都要加上括號。爲了什麼？看了以下的文章，各人自己會明白。

九台縣第一次接收在哈爾濱。記得當我一月二十七日離開長春的前幾小時，曾經發出「九台縣不日接

收」的電訊，到哈爾濱以後，我想九台的接收不會成問題的，因為王代主席精明幹練，而且他做事總是穩妥的，所以我才發了那通電訊。想不到天下事十九不如人意！等我二月二日從哈爾濱回到長春，才知道九台縣接收的人員當天就回來了。於是我又轉發「通「撤退」」的電報。我在此地加上「撤退」兩個字，並沒有一點惡意，更不能算委險，事實如此，我不能欺騙讀者。

九台縣的接收，在整個大東北問題看起來，這是小題目。然而從這個小題目中，我們可以看到大文章。

九台縣第二次接收，我隨他們一起出發。朋友們會勸我不必冒險，多加考慮。我的確也考慮了，考慮的是值不值的去，並不是危險。同行的有上海文匯報記者楊魁。——自大公報記者呂德潤。和平報社記者嚴鳳章先後離開後，在長春除中央社的劉作舟，宗鶴年，宣文傑以外，報社的記者就剩我與楊君兩個人了。

在未寫第二次接收之前，我先給第一次接收經過談談：

九台縣第一次接收是一月二十九日，喬樹芳縣長以及縣府工作人員由蘇方聯絡官羅巴喬夫少校陪往。到達九台以後，當地蘇軍斯米爾諾夫少校說沒有得到通知。——九台蘇軍歸吉林駐軍管轄，因此長春馬寧諾斯基元帥的命令竟不發生效力，他們到底是怎麼個系統，我們也不得而知。當時在車站的鐵道以北，共軍已經佈下了散兵線，喬縣長帶去的保安隊也在鐵道兩架起了機關槍，如臨大敵。在喬縣長向斯米爾諾夫的表示是讓他接收，在蘇軍的回答是你要接收，如果發生衝突，他不負責。喬縣長看當時的情形以及自己兵力的估計，最後決定退回長春。

喬縣長回長春以後，吉林省府極積進行第二次接收計劃，經行營與蘇方多次聯絡後，於是決定二月十二日再去接收。

在十一日的晚上，我們與喬縣長取得聯絡，要求一同去看看，當時他對我們的隨行頗表歡迎，說第二天走之前通知我們。可是到了十二日的十點鐘，他竟不辭而別的先走了。我們不知道他是忘記了還是不願意帶我們去。我們考慮以後，覺得不是他願不願意帶我們去，而是我們應不願隨去。最後我們決定去，去看看接收的實地情形，才能使內地的讀者對東北接收情形有更多的了解。於是我與楊魁君在行營門口僱了馬車趕到車站去。

接收的專車在車頭上交叉的懸着中蘇國旗，後面拖着十二列破舊的鐵達貨車皮。這次喬縣帶了保長安第二總隊二個連。第四總隊一個營，又是省警，又是衛隊，在開車之前他命令帶花的弟兄們各人攤足子彈，我不明白他是爲了目衛還是準備作戰？照我看來，喬縣長有點過份的緊張。

蘇聯的縣絡安羅巴喬夫少校是一個矮個子瘦小的人物，他的臉生得很像猴子的臉，嘴裏總含着一支烟很少說話。他帶了三個兵，也都矮小，每人祇帶了一支彷彿玩具似的步槍。開車後我自擠在一個車箱里，大家都站着。

車子沿長吉線東行，看到的祇是一遍被白雪掩蓋着的原野，和三五家組成的村落。這單調的景色最單調的車輾轉動聲，使每個人心里起一種莫明其妙的感想。

車子開到離九台還差一站路的飲馬河停下了。這里有四五十個人立在道旁歡迎我的，其中有當地小學校的小學生十多人，喬縣長下車叫飲馬河的站長與九台聯絡，得到的消息是請我們的车子在站外候一個鐘點，以便讓留守的共軍撤退。在等的期間，聯絡官羅巴喬夫和縣府軍事科長乘車頭先去取得連系，于是我們這一系列車箱就像沒有頭的蛇了。半小時以後，車頭回來了，才給我們拉進九台站。

車子剛進站台，一大羣老百姓就擁上來歡迎，他們手執昏做的國旗，面部毫無表情——也許他們內心是溫暖的但是我所能看到的祇是那被寒風吹涼了的面孔——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好，當日本人來的時候，他

們歡迎過，當蘇軍來的時候他歡迎過，當共軍來的時候他們歡迎過，現在又來歡迎政府派來的縣長了。在形式上雖然都是些「歡迎」，實質上，誰是配受歡迎的，他們自己很明白。

不久，九台商會會長來了，當地士紳也來了，他們要求見縣長，羣衆也要求縣長講話。於是番縣長出來了，立在歡迎者的前面，向他們大聲的發表三點意思：第一：奉政府命令接收九台，感謝蘇軍的協助。第二：市民各守舊業，維持秩序，保障人民安全。第三，發展九台經濟，提高人民生活。

在歡迎的人羣中，有一個天主教的神父，名子叫紀懷德，五十八歲了，精神還很好，他會說中國話，他告訴我他是法國人，在中國傳教三十多年了，在九台也住了六年多了。現在九台有四百多教徒，在淪陷期間，他們還繼續傳教。見到中國政府來了，他也很高興。

九台縣分道南道北，道南是商業區，道北是公署區，爲了避免衝突起見，當地蘇軍要求縣府暫住道南。在軍隊未進街之前，我們已經先在大街小巷去觀光了。我們在牆壁上看到各式各樣的標語。這些標語的內容，多數是寫實現憲政，民主，自由的，不見有打倒什麼的口號。我現在把一份「告國民黨官兵和九台全體民衆書」照抄如下：

國民黨軍隊的官兵們：

九台全體同胞們：

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了我東北十四年，東北同胞過了十四年的亡國奴役生活，檢討我們爲什麼過這麼久呢？當然日寇慘無人道的侵略是可惡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仔細想想：當時中國執政當局「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這個政策使中國內戰了十年，在這十年中，中國人打中國人流了無可計算的血。結果「內」即未安，而「外」也無法攘，這個沉痛的教訓是我們每個有正義感的中國人不得不接受的。八年前中國有了和平局面，然後才獲得「七七」抗戰，八年後的今天，日寇法西斯兇殘算是削減了

全中國人民正期望邁進民主和平建國之途，不意「武力統一」之聲又起，內戰危機又威脅着我們！我們由此正爲前途慮。政治協商會議開始時「停戰命令」傳來之後，我全國軍民莫不興奮。最近政治協商會議已完滿結束，決定要建立一個「民主，和平，團結與統一」的新中國，我們對於這個主張完全擁護的。過去五個月來，我們從漢奸敵寇手中解放了九台，成立了九台的民主政府，即建設「民主，和平團結與統一」的新中國而努力。現在國民黨要求來接收九台的民主政府，這是與「停戰命令」及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相違背的。但爲了照顧大局，力求和平，表示我們不打內戰的決心與期求和平的誠意。我們決定採取忍讓態度，特將九台人民自治軍與九台縣民主政府遷移到九台城外，始待上述避免內戰與全面和平的實現。我們這種忍讓，完全爲了中國人民利益着想，而無任何私圖，希望與我九台全體同胞和國民黨的軍隊官兵們在民主道上工作，共同和平建設新東北而奮鬥！

九台人民自治軍及九台縣政府謹啓，一九四六年二月五日

像這樣的大文章，在九台縣有多少人讀過？讀過的人又怎樣了解？恕我沒有打聽。我所能告訴讀者的，當我們與老百姓談到八路軍，談到前縣長楊華時，他們毫無惡言，其中也有人告訴我八路軍中也有一兩個人做過不法的事，但是老百姓能原諒他們。他們希望政府派來的縣長比過去去的縣長要更好。

當我們未到九台之前，官方的情報說，九台的縣政府已經被撤空了，倉庫也被搶了，連房屋全被損光了。但是罪犯並未宣佈，因此大家很容易誤會這是共軍幹的。但到了九台以後，老百姓告訴我們，前縣長楊華撤退的時候祇帶走了府的一部份檔案，內部的損失，是盟軍移動的。關於倉庫，楊縣長給開放了送給人民，於是九台的民衆大車小租的去搬運，最後連房屋也被拆光了！許多善良的老百姓都恨恨不平的罵那些不良的人。我們也明白了事實的真情。

當天晚上，保安隊佈了防，我們與喬縣長住在興公廣貨店里，老闆對我們的招待真是殷勤到極點，

車拿睡的那張炕來說，燒得真熱，我南方人睡炕不習慣，簡單像烤板鴨似的難受，一夜未得好睡。

十三日早晨，我與楊魁君過道北去參觀縣政府，那是一座三層樓的西式建築，外觀尚好，可是內部已經破壞的一塌糊塗了：紙張碎片散佈滿地，桌子橫七豎八的放着——保險箱張開了飢餓的大嘴——椅子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簡單的說一句，凡是值錢的東西，一點沒有了。

縣府對面是一條直通車站的大街，都是平房，新造的，相當整齊。到了車站以後，看到許多苦力在那兒做工，里面有幾個戴眼鏡的，我們懷疑他們的身份，後來我到九台車站的站長黨文華，才知道那些苦力全是日本僑民，自共軍進城後，日本人就被集中了，男人每天出來做苦力，政府配給他們食糧。他們做的工作是替蘇方搬運物資，那些東北全部是鋼鐵，據站長說，已經運走了一百多列車了，什麼時候拉完，誰都不知道？可見東北物資之豐富了！

在車站的另一端，有堆積如山的大豆也在裝運，那是前縣長楊華出賣給蘇聯糧食貿易委員會的，總數二千一百噸，單價一千元，與時價相較，低廉百分之八十，據說這些大豆是前兩年日本人「出荷」的存糧。

我們爲了急需趕回長春發電報，當時隨同蘇軍聯絡官乘運大豆的車子離開了九台。

二月十四寫於長春行營

九 正視東北

東北局勢，如一潭混合污泥的濁水，現在從電訊中傳出的新聞，皆是經過濾辭的。這就是說，今天在東北的新聞記者，第一受到各負責人的新聞封鎖，沒有招待記者的定期集會，沒有一個負責負責發一條消息。其次，我們採訪到的新聞，還得送給當局去審查，審查電訊的負責人原是由政府指令張嘉璈先生，張先生離長赴渝後，這件工作就交給他們——也就是東北經濟委員會的主任秘書張大同先生代理。他們對一切事情都異常慎重，每每一條他們自認為是事實，且深表同情的新聞，但限於職務，他們也不肯簽字。在這種情形下新聞記者發出去的電報，祇是一片光明，到底光明到什麼程度，還是一個謎！

其實今天的東北問題，簡單的一句話，就是在蘇聯軍事佔領狀況下，一切的行為照著這個原則在執行着。

在蘇聯軍事佔領下的東北，所有我們政府接收單位，甚致於共產黨的力量，均得聽蘇方的支配。這由過去的事實證明，我們若要接收那里，得先徵求蘇方的同意，然後蘇方通知共軍撤退，才能接收。此外如東北各地的報紙出版，事先也得申請蘇方核准，然後才能發行。東北整個的交通也在蘇軍控制下。各大小城市都有蘇軍駐紮，行政由共產黨八路軍出面維持，組織人民自治政府，也組織人民自衛軍，無形中，東北就存在著三種勢力——蘇軍，共軍，政府——其中以政府勢力最弱。因此東北老百姓非常懷疑，他們說：「東北雖然在蘇軍佔領下，但內部鬭爭鬧事的還是國共之間的勢力問題。現在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已經圓滿結束了，大家的目標都是走向團結民主自由，為什麼東北例外呢？」我同意這句話，解決東北的問題，

首先還要國內黨派的團結合作和政治的真正民主。

東北有沒有共產黨和共產黨的軍隊？我們肯定的說有。在東北十四年淪陷期中一直留在東北抗日的武裝力量有「東北抗日人民自治軍」——這個武力是由共產黨員李兆麟領導的，他現在是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的會長，我們見面的時候曾詢問他們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他肯定的答覆說：「東北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部份，在東北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一部份。因此東北共產黨的組織是受延安共產黨的領導與指揮的」。據李氏說，他領導的東北抗日民軍總數有十多萬，現駐松江省一帶。此外，尚有「八一五」以後由關內各地開拔來的八路軍，我在雙城東站就碰到過他們的弟兄，談話以後，知道他們多是山東青州人民，同時合江與黑龍江之遲遲接收，蘇方亦以共軍盤據為推延之口實，這全是事實。而我們在此地的一部份行政人員竟有摸殺事實，不承認東北有共軍的存在。

有許多人誤解，認為武力可以解決東北問題，因此，已接收的縣市，也有人主張用武力維持權力。所以他們紛紛組織自己的武裝力量，收編過去為虎作倀的偽軍警，作為維持地方治安的武力，但彼等經改編後，故態復萌，作惡多端，人民多感不安。此種情形已在四平街發現。

蘇聯是撤兵？還是增兵？其內容是個謎！但據我目親，長春市近出現穿皮大氅之蘇軍不少，且蘇方已通知我當局要求大樓數所，作彼等之醫院，並聞哈爾濱來人談，蘇方現向民間定製三十萬人之麵包。

東北一切交通，礦山，金工業均在蘇軍控制下，許多物資，仍在敵產業的罪名下搬運，我九月十二號隨九台接收時，在九台縣車站上，就親眼看到，堆成山的銅版，銅條，由蘇軍汽車從北大營拉到車站，裝運而去。據九台車長說，這樣的運輸，已經行一月多其總數雖不詳細，我相信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其次，在東北，有蘇聯糧穀貿易委員會」的組織，他們用這名義，在各地收購豆，小麥，米，以及其

他食糧。據我所知和親見，僅九合一隅，他們收買了大豆二萬一千担，購進價格是一千元，較當前市價低廉五分之一。

自國內民衆一致正視東北問題後，此間蘇方連續出了兩個文告，其一爲「長春蘇軍司令部關於蘇軍由東北撤退之申明」：其中說到遲遲撤兵的理由大意謂：一，中國政府軍隊遲遲到達，他們無從交代。

二，交通遭共匪日軍破壞。三，燃料缺乏。文告中並指表「許多中外刊物上登載關於東北的各種，傳說，是反蘇和反民主份子的造謠和仇視蘇軍的結果」。

第二個文件，是塔斯社三十七日中午在長春電台廣播內，其目標是爲「東北日寇」殘酷的破壞活動」其內容的重心可分以下數點？

一，中國內地反動份子援助及領導在東北內日寇，殘部及其走狗，展開了仇視蘇聯的宣傳號召武裝攻擊蘇聯部隊。（原文）

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半月以來，在東北許多城市里——奉天，佳木斯，營口等地，就有襲擊蘇軍部隊以及蘇軍單獨軍人的事情。並且打死了蘇聯好多軍人。（原文）

三、在本年正月初，同自己隨員由撫順回返奉天的工程師張華夫（中國人）均被匪人打死，顯然帶着一種挑撥的目標。中國及蘇報紙就利用這個挑撥進行其反蘇運動，而中國政府在依于反蘇刊物的造謠活動上，把打死張華夫工程師和其隨員的事情歸罪于紅軍指揮部，而代替了共同破壞者與挑撥者們進行鬥爭，（原文）

四、匪賊們的隊伍根本上是由日本人以及過去偽滿的官兵所組織成的，被蘇軍所捉獲的許多賊，自己聲明過，他們是國民黨黨員，是一九四五年秋天加入國民黨組織的，被捉住的人尙聲明過，他們之所以或

立了這些隊伍，是爲了要同中國民主主義組織進行鬥爭，（原文）

第一批美國記者馬丁等九人于二十五日出發後，我們向各方打聽，均不知下落，直到二十七日的上午，他們才從紅軍司令部走出來自由訪問，蘇方並未派人同行，亦未派車，他們就像吉卜西人一樣，在長春發生的街頭亂竄。他們也聰敏，在走到紅軍廣場以後，發現了一座洋樓懸着中國旗，他們認定這是中國官署于是就走進去了，他先猜想是市政府，後來等我與文匯報記者楊魁君趕到了，才告訴他們是摸到警察局來了，大家哈哈大笑。然後我們才同去看趙市長。

美國記者深以爲歉的，是長春滿街跑的全是美國廠出品的吉浦車，而美國人到了長春，竟無車可坐。後來我們又領他們去拜訪了行營董副參謀長及空軍地區金司令。他們對我們的幫助。深表謝意。

他們對不能到哈爾濱去深表遺憾，但他們覺得在長春較在瀋陽來的自由一點，由于他們服裝單薄及不習慣寒帶生活，他們總覺得冷。

二月二十七日夜于行營

二月二十七日，此間中國軍事代表團團員賴秉權少將乘車趕大馬路三馬路口購物，車停路旁，忽來蘇軍兩人，其中人似有醉意，渠等見賴氏所乘之車，強欲登車，賴氏以爲渠等欲借車一用，在中蘇友好的原則下，亦未嘗不可，即囑司機駕車同往。不想車子開到荒避地區後，蘇軍拉出手槍，令我司機離去，兩蘇軍即駕車馳去，無踪無影。事後賴氏報告董團長廖平，當即由楊團員作仁向蘇方馬林諾夫斯基元帥之參謀長特羅曾科提出嚴重抗議，要求蘇軍城防司令迅速查辦。二十八日蘇方已在各交通要衝佈下崗位清查，但迄記者執筆時止，尙無踪跡。蘇方已要求警察協助清查。

我爲了這件事，去訪問楊作仁氏，他說：「過去小的損失，我仍可以原諒，今天搶去的汽車，車輛事

小，但蘇軍二人竟當面侮辱我代表團員，即侮辱我中華民國，應具理力爭，當仁不讓」。聞已要求蘇賊辦兇手，且要求陪審。

當九台縣接收營城子煤礦時，曾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九台縣長喬樹芳向蘇方要求接收營城子煤礦後，該地原駐有共軍千餘人，他們向喬縣長提出關於煤礦的談判。但喬縣長認為他們不是接收的對象，於是拒絕了。這事拖延多天，吉林省蘇軍地區司令卡扎令揚科判了九台，與中國喬縣長談營城子煤礦事，是時共軍代表亦出席，當時喬縣長向卡司令要求接收營城子煤礦，卡司令立即答允，但共軍提出需得共軍上級命令後才可撤退。

卡扎令揚科司令大聲說：「誰是你的上級？我們今天接收的對象是中央政府。我現在命令你撤出營城子五十里，如不聽我的命令，我就認為你們是匪軍，消滅你們！」這就是九台縣接收營城子煤礦的經過。

到東北來的工作人員，真是苦樂不均，有許多人整天門的無聊，進館子，上跳舞場，泡日本下女，坐茶館，逛市場，另外有一部份人整天在忙，除已接收的各縣市人員忙碌外，最辛苦的要算行營電台的工作人員，他們人少，地方小，做的事是二十四小時沒有一分鐘休息，每天有數十通官電，數十通新聞電加上數十通商電要從他們這兒拍發出去。另外哈爾濱的電報也由此地轉發。這是東北專內地唯一最快的聯系。這些電務人員是接收東北過程中的無名英雄，他們出力最多，報酬最少，但他們認識自己的任務，仍任勞任怨的工作着。

最後報告

最後報告蔣夫人蒞長，會使東北滿天雲霧豁然開朗，中蘇友誼愈加親密，但東北問題並未因此完了，前途困難尚多。今日東北仍在蘇軍管制下，故一切接收事宜先得徵求蘇方同意然後執行。因此，東北行營自去年雙十節再度來長，迄今轉眼三閱月，在名義上僅接了遼北，松江兩省與哈爾濱，長春瀋陽三市然實質上市郊與縣城尚難控制。日前遼北省派往昌圖，梨樹，開源，遼原，西安五縣接收人員，除昌圖縣長暫住火車站外，其他各縣均因無法存在，自動撤退。合江省府在二十三日離長赴任，但在哈爾濱裹足不前，黑龍江省亦同。吉林省主席鄭道儒臥病北平，政務由王甯華代理，渠正計劃接收永吉至長春間之據點下九台，且事先徵得蘇方同意，然由永吉開出之專車，在九台站已遭扣留，現正在交涉中。另據興安省會海拉爾來人說：呼倫貝爾自治政府主席額爾欽巴圖已成傀儡，由一般青年人取而代之，近聞渠等擬要求獨立，或高度自治，附和者有前任「偽滿」官員，渠等係畏中央政府微奸治罪。但一般民衆希望中央政府早日接收。並聞蘇軍準備沒收民間槍枝。

形成此種局面之主因，一在國際間未能相互諒解，一在國內政治上未能密切合作，故衆信，欲使東北問題順利解決，絕非調遣軍隊，使用武力可以完成，相反，武力祇能造成內戰。近據非官方消息，蘇軍撤兵將延期兩月，理由爲協助「劉匪」與保障治安，另據傳聞，在東北一百五十萬韓僑，希圖在沿中韓交界處，造成特殊勢力。因此，一般人士希望，東北問題應迅速解決，拖延非良策，而解決之途徑，在中蘇外交的明朗化，國內政治民主團結的具體化。東北淪陷十四年，人民受盡苦痛，故今後之東北，不容許分裂，更不容許再見戰爭。

版權所有

東北三月紀全一冊

中華民國
定價國幣

著者 張

發行 平 津

印刷 强 和外
電話

總經售處 國
西單

代售處 外 埠

